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九十八回 請名醫何期滑腳 酬月老不惜纏頭

再說這甘孟仁醫生，比那外國郎中更時髦了。清早去掛的號，直到上火時候方來。據他說，掛號的人家多，故此來遲，然而也沒人敢究其真偽。他們指引他到吳奶奶房間內，因沒人可陪醫生攀談說話，所以一進來就診脈。今天娘姨深恐再蹈昨日的覆轍，故此預先告訴醫生，說：「我們奶奶有點兒瘋癲的。」醫生點頭理會，說也奇怪，吳奶奶今天本來醒著，竟服服帖帖的伸出手，讓醫生診脈，不過睜著兩眼，一瞬不瞬的注視醫生臉上。也許為他多了兩撇鬍子，不比昨兒那個西醫風流年少，所以她也不放下手拿了。醫生捋著鬍子，切了一會脈，一語不發，走過去對他帶來的開方子先生，報了幾味藥名，開出一張藥方，向他們說了一聲：「吃一劑看，明天再來請罷。」就此匆匆而去。車夫拿了藥方看看，因他識字不多，脈案乃是草體，看不十分明白，娘姨也說：「這先生怎的不問病源，也沒一句著實說話，竟沒坐熱就走了呢？」車夫說：「他是時髦郎中，肯同我們底下人攀談嗎！要他多坐時候，更勸君休想。你曉他多跑一處地方，有多少進款呢。」娘姨歎息說：「這樣曉得他開的方子合與不合？我們又看不出藥性，只恐吃錯了藥，如何了得。」車夫說：「那也沒法，好在這醫生正當交運頭上，吃他的藥，也許容易好的。現在一班人，吃藥誰考究什麼藥性，誰不是醫生的運氣呢。」

娘姨聽罷搖頭，車夫便去撮了藥來，煎給吳奶奶吃了，一夜之間，癡性依然，未見減輕，亦未見加重。兩個底下人商議，惟有再請甘孟仁來看，別無他法，這天午後，如玉又打發人，送了二十塊錢來，帶問吳奶奶的病勢如何？娘姨一一告訴了他，並叫來人帶信，請小老闆務必親來一趟的。那人雖答應去了，但如玉焉肯前來，便是今天的甘孟仁醫生，也比昨兒更其匆忙，進房來，手指剛搭到吳奶奶的脈上，便教開方子先生，照昨兒的原方加某藥一味，自己診好脈，走過去連凳也不坐，對那開方子先生說：「你寫好方子先回去罷，我往別處看症去了。」說罷，竟自去了。娘姨、車夫都覺得詫異，於是車夫問那開方子先生說：「你們醫生的生意好忙埃」

那先生笑笑。車夫又說：「醫生現往何處看病？」如何不同你去，莫非他自己開方子麼？」那先生笑道：「自然有用我不著之處，他才一個人去呢。」車夫聽了不懂。其時這先生已將方子開好，拿來交待車夫說：「你們仍舊吃一劑再看罷。」說畢，又對車夫一笑，始揚長而去。車夫笑向娘姨說：「這先生倒也奇怪，幸虧他今天對我這般模樣，若對你這樣，怕不要怪他吊膀子麼！」娘姨罵他：「殺胚放屁！還不替我滾出去撮藥呢！」

車夫笑著跑了。然而這醫生匆迫的神情，莫怪他們見了生疑，便是做書的也覺得頗為奇怪，後來細加打聽，方知內中還有一段秘密隱情，可謂醫界上的趣話，也足當得閱者諸君，酒後茶餘，談話的資料。原來這甘孟仁醫生，年紀雖已不小，興致卻與少年人不相上下，而於女色方面，尤為著重。好在他操業行醫，中國人古禮，雖然有男女授受不親一句話，但醫生卻在教化以外，那怕你親長在座，丈夫在旁，診脈時候，不能不讓他有肌膚之親。在規規矩矩的醫生，自然目不旁視，口不濫言。一心注重在病人的脈象，配合君臣，為之調理。不過孟仁豈是這樣人物，他遇著病者有尊親在旁邊的時候，自然也裝出一片規規矩矩的模樣。有時遇人家家家無男子，伺候的都是些俊俏侍兒，病者也正當少艾，於是如入眾香國裡，問長問短，色舞眉飛。倘主者為人端正，或病重不能酬答，他也不得不捨之他往。如遇其人也是佻達一流，所犯又是感冒風寒之類，於是他便借醫道上大開講章，舌底翻蓮，辯才無礙，倘到這種人家，他就是生意忙時候，也喜歡多坐一刻好一刻。遇著看男病或者女的容貌醜陋，他喉管中彷彿哽著肉骨，椅子上也如釘著釘子似的，一句話也不肯多說，一分鐘也不肯多坐了。

這種脾氣，從前在蘇州時候，居然有某人家的一位太太，同他相與多時，後來被人告發，縣官出簽拿辦，聽說用了好些錢，才得了結此事，這還是前清時代的話。現在他到上海行醫，亦已多年了。常言說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其間孟仁曾否故態復萌，與人有無花花絮絮，我且不必追求。單表他在替吳奶奶看病的數月以前，有個黃公館，請孟仁看病，孟仁應召前往，見病者乃是二十餘歲的一個少婦，患的經水不調之病，面色雖黃，那風姿卻頗不惡，講的一口蘇州話，還有三歲的孩子，家中只一個奶媽，一個粗做，並無男子。孟仁探知這裡主人是做出莊生意的，那黃奶奶又生得一張玲牙利齒，說話之間，與孟仁針鋒相對。孟仁好不悅意，因此盡心竭力，為之診治。就使她不來相請，自己替一班請他的病家，草草了事之後，必須帶道到她那裡，診一把脈，或者改改方子。倘原方可用，也免不得要與黃奶奶閒談，說笑一陣方走。這裡他用不著開方子先生，所以每每打發開方子的先自回去，故那先生曾對吳奶奶的車夫說，有用不著他之處一語，就為此意。但這黃奶奶經孟仁為她盡心竭力的醫治病，也逐步好了。她丈夫雲生回來，得知女的病是孟仁一人之力治好的，心中也感激萬分。孟仁又對他說：「你奶奶身子太弱，眼前雖然病好，只愁日後還要復發，所以最好趁此時候，索興把她虛弱之症，調治斷根，將來外邪便不易侵入，也決不致再有舊病復發之慮了。講我做醫生乃是為名不為利，現在既已替尊夫人收了一半功，醫金兩字，盡可不必談起，且待異日全功圓滿之時，你老兄如其相信得過小可一點末技的話，只消為我登幾天報揚揚名，我就十分滿意了。」

雲生見他道貌岸然，滿口仁義道德，料非滑頭醫生一流，故此十分信服，將女的重重托付了他，請其為之細心調治。你老夫子雖然不計較醫金，我兄弟決不是感恩不圖報的。雲生出了門，孟仁得他的付托，益發把雲生的女人，當作自己女人一般看待，以期不負朋友所托了。但兩下雖然有心，而家中究竟有奶娘等一班下人在旁，不能不略避嫌疑。所以孟仁的出言吐語，仍舊不離醫道。他說：「你的病雖已全愈，不過外國藥書上說，病人必須時常活動活動血脈，身體也就容易強壯了，照你這般天天悶坐家中，血脈何由活動，所以最好還得出去游散游散，方合衛生之道。」

黃奶奶笑說：「我何嘗不願意出去散散心，只是一個人沒有淘伴，二來自己又沒包車馬車，若叫野雞車坐了，路上出出進進，不嚇殺了人麼！」孟仁道：「那倒容易，我的馬車，白天雖然要坐著看症，到夜就沒事了。你若要用，盡可奉借。倘愁無人結伴，我家內人，光景明兒也要出去看戲，待我明天看完了病，帶道到此接你，往舍間和內人會會，你們倆倒很可軋一個朋友呢。」

黃奶奶笑說：「這倒很好，我心中也久欲會會你那先生娘娘呢。」這幾句話聽來豈非冠冕堂皇的，豈知暗地各有作用。次日便是第二天替吳奶奶看病這天了，孟仁迫不及待，草草將幾個病家敷衍了結之後，將那開方子先生掉在吳家，自己一個人坐著馬車，到黃公館去接這位奶奶。黃奶奶早已盛妝而待，見孟仁來接，忙叫奶娘好生服侍官官，又命他們留心門戶，我要同醫生娘娘看完了夜戲回來呢。奶娘等都連聲諾諾。黃奶奶便與孟仁同上了馬車，蹄聲得得，兩個人的心房，也突突發跳，可與馬蹄聲音內外相應。黃奶奶先向孟仁笑說：「你的槍花倒也不小，虧你想得出，教我出來散心的呢。」

孟仁也笑道：「這就是我輩的隨機應變了，老實告訴你，做醫生的雖在三教之外，卻在九流之中，全靠眼上活絡，口頭伶俐，方能哄得著別人的銀錢，要是一點一畫的醫生，憑你手段高強，只恐也沒人請教的。所以老古話有句叫做說嘴郎中，做郎中的人，本來仗著張嘴呢。」黃奶奶笑道：「這就是你自畫的供狀。」孟仁笑道：「畫供不妨，橫豎在你面前，你有什麼刑罰，我都願受得很，就是跪踏板也可以的。」黃奶奶啐了一聲，又對他微微一笑，笑得孟仁骨節酥麻，身不由主，慌忙執住了黃奶奶的玉腕說：「我們現在往哪裡去好呢？」黃奶奶道：「隨你的便，是你自己叫我出來的，你要到哪裡，我們就到哪裡便了。」於是孟仁轉了一個念頭，附著黃奶奶的耳朵，說了幾句話，黃奶奶粉臉微紅，也沒做聲。孟仁知道她已默許，便自車窗中伸出頭來，吩咐車夫往某某旅館。

這天因黃奶奶對家人說過，去看夜戲，所以孟仁也捺到散戲館的時候，始用馬車送她回去。自此之後，兩人格外親熟了，黃奶奶也時常出去看夜戲散心，以調養自己的身體，孟仁又探知這黃奶奶與雲生本不是明媒正娶，也是私識而成眷屬的。現在雖生下一個孩子，但云生因買賣的關係，不能時常回家，掉得黃奶奶枕冷衾寒，形單影隻，不勝其淒涼之苦。孟仁頗為不平，說：「你若能

同他離了婚，我倒可以養你。」黃奶奶說：「我並沒同他正式結婚，何用離什麼婚。」

孟仁一想不錯，民國法律上大約沒婢夫管理婢婦的權柄，則女的盡可自由行動。兩個人一商議，黃奶奶便收拾幾件細軟，連人帶物，秘密渡到孟仁的家裡。因孟仁的老妻物故已久，現在所謂先生娘娘者，乃是一個娘姨，同他勾搭上的。黃奶奶去了，倒可做得一個正主。惜乎這件事他們還愁雲生知道了，不肯干休，所以牢守著秘密。但黃家方面，平空失卻了一個女主人，小孩子又在家中哭鬧要娘，本來也不肯干休的。於是方面通知雲生，一方面四路找尋奶奶蹤跡。娘姨人等，大都有些疑惑孟仁鬼鬼祟祟，路道不正，然而也不敢明言。雲生卻因顏面攸關，不便明查，惟能暗訪而已。

但是蛛絲馬跡，豈無線索可尋，未幾就被雲生打聽出孟仁與他奶奶的一番秘密行為，並有目睹的人，親見他奶奶現在孟仁家內。雲生得此消息，憤怒異常，卻也沒法擺佈他的。意欲闖到他家去，當場捉破呢，又恐寡不敵眾，想想惟有訴之法律，既可揭破孟仁的劣跡，也好坍塌他的台。於是不動聲色，秘密向公堂提起控訴。那時孟仁還同做夢一般，同黃奶奶二人，陶情樂意，興趣正濃。不料公堂提票到來，將他二人帶入捕房，押候解辦，那時方如晴空中起了一個霹靂，心知這場禍闖得不校幸虧他平時慣敲病家的竹槓，造孽錢積得不少。常言錢可通神，居然被他請了個什麼大律師，替他划策。因黃奶奶傾心於孟仁一邊，事頗易辦。當夜孟仁便擬稿登報鳴冤，說女的是他花了五百塊錢憑媒價買為妾，黃某人意圖敲詐，捏詞蒙稟云云。

雲生見了，也登報辯白。於是兩方面打正式官司之外，還打了一場筆墨官司。孟仁曉得事終不了，官司拖久了，自己生意上也大有損失，只得挽人向雲生疏通，說事已至此，打官司兩敗俱傷，現在某某情願貼還你若干銀子身價，請你另納一位如夫人，潑出之水，收來也不乾淨，何如免卻這一場爭執，以和氣為貴呢。雲生本來外強中乾，打官司乃是一時之氣，雖已跨上了馬背，其實連律師費也不曾端整。又曉得孟仁方面，正拚命用錢，自己萬不是他敵手，成了個騎虎之勢，欲罷不能。正在為難，恰值這方面說客前來，他也落得趁風收篷，賣個人情，當時討價要孟仁二千塊錢，律師費堂費也歸被告一面承認，方允銷案。磋商之下，減去五百元，律師費在內，一場控案，竟得和平了結。然而孟仁的風流佳話，已傳遍洋場十里。其時離吳奶奶起病之時，已三月有餘，吳奶奶的瘋病，早已入骨，在清醒的時候，同常人一般無二，發起來卻哭笑無常。遇見後生男子，不論張三李四，被她抓住了，便叫心肝寶貝，再也不肯鬆手。家人知她花癡，害的心病，非藥石所能救治，故也不再請大夫替她診察了。

那君如玉算得還有良心，自己雖然不到，每月的開銷，卻依舊著人送來，沒短少她的。吳奶奶瘋瘋癲癲，只曉得饑來吃飯，癮來吸煙，倦來睡覺，有時候哭哭笑笑，吵吵鬧鬧，度她的日子，這便是女子喜歡風流放誕的結局。幸虧她那男女二僕，待她還有忠心，沒棄之他往。至於平日她所結交的一班小姊妹，到此時候，更有誰肯來問她的長短。然而他們也十分忙碌，因知吳奶奶同如玉拆散之後，尚未有戶頭，爭欲補這一個美缺，不過此事不能向如玉親口交涉，必須挽人在之介紹，這介紹之人，不問而知就是金阿姐了。金阿姐百計攪撥如玉同吳奶奶拆散，原欲居為奇貨，此時怎肯不擇肥而噬。她現在不但自己抱著金錢主義，還存著另外一個目的，因她意欲把女兒給如玉做小，故此格外留意，要替他介紹幾個有錢的女人，好叫如玉大獲倒貼，也好使她女兒日後過適適意意的日子，所以她眼前看準了兩位奶奶，一個是花家二少奶奶，一個是楊家三太太，都是上海數一數二的財主眷屬，只消如玉肯同他們相與，十萬八萬唾手可得。但如玉亞不是貞節婦，況且男人相與女人，究竟是男的占著便宜，真是何樂不為。金阿姐消息傳來，他也歡然應命。不過如玉只一個人，應酬不了她們兩個，這其間免不了要分一分先後了。事有湊巧，那天恰值二少奶奶向金阿姐開出價錢，許她說：「你若能替我馬上同君如玉說合，我情願送你四千塊錢謝意。」

金阿姐聽說有四千塊錢謝意，樂得口也合不攏來，說：「二少奶奶你請放心，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。三天以內，一定有個回音。但是我這裡人多眼雜，你必須另外預備一個地方才好。」二少奶奶道：「地方有呢！我那新馬路的房子，不是你原經手弄的麼！至今我還出著空房錢，你難道忘懷了不成？」金阿姐也想了出來，笑道：「阿喲，我真糊塗，怎的這件事都忘懷了。」原來在一年之前，花二少奶奶曾同楊三老爺，便是現在那個楊三太太的丈夫，有數月交接。那時候二少奶奶雖已嫁了很闊綽的男人，無如他們堂子出身的人，終脫不了一種金錢主義，以為嫁人雖然嫁人，野食也不妨打打，只消有錢到手，身體上何嘗有什麼傷害，所以舊識新交，一例歡迎，要他相伴半夜，非三百尊番佛不可，沒錢的人，自然也不敢問鼎了。楊三老爺慕花二少奶奶之名已久，只恨不得其門而入。後來打聽得二少奶奶的衣裳，都在金阿姐的裁縫店內包做，自己便喚金阿姐來家，拿他太太和自己的衣裳，都作成她做，然後托她向二少奶奶介紹，情願照她每夜三百元的潤格，加倍相酬。豈知二少奶奶一聞楊三之名，曉得他是楊中堂的兒子，不比別的戶頭，既然轉到自己念頭，盡可大大的敲他一票竹槓。當下就叫金阿姐回報他，別人一夜六百元也可以遷就了，惟有你楊三老爺，不是常人，她也不要你零碎的，只消租一宅華麗房子，鋪陳都要上等外國木器，佈置好了，再拿十萬元現款，或是首飾都不妨事。她到手之後，一準天天前來陪你，由你要怎樣就是怎樣。若少半點，勸君休想。金阿姐吐舌道：「你講話留心下吧，別掉下來呢，那有這種事情，要講價十萬塊錢之理！究竟你不是正式嫁他，不過借小房子罷了。你對我這樣說，叫我怎好向他開口？」

二少奶奶笑說：「你休管他只消對他說是我叫你講的就是了。」金阿姐還要嗦，被二少奶奶罵了方走，到得那邊楊三問他：「事情怎樣了？」金阿姐紅著臉，半晌回話不出，楊三見了，頗覺納罕，說：「莫非她不肯答應我麼？」金阿姐道：「答應是答應的了，不過她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若少半點，勸君休想，這是她說的話，與我無乾，肯不肯也由你。」楊三聽了，明知二少奶奶敲他的竹槓。但二少奶奶不是沒錢的人，若不遂她之意，只恐一輩子轉她不得到手。自己老子手中傳下的賣國銀子很多，十萬八萬，原不希罕，何妨從她的要求，看她還能搭架子不能。當即一口應允。金阿姐暗暗驚奇，心想一般都是個人，二少奶奶便如此值錢，我便這般沒用，真的是人比人殺殺人呢。楊三並把借房子買木器之事，都托付了她，她也從中大獲其利。佈置既妥，那十萬元楊三不肯讓金阿姐傳送，須親手交給二少奶奶。金阿姐也因風險太大，情願讓他們當面交割。二少奶奶原不什麼陌生，那夜竟到小房子中，與楊三相會。只因關防嚴密，連金阿姐都未得列席旁聽，所以做書的更無從探知他們成交的十萬元，究係現款或是首飾？大約楊三沒少她半點，所以後來二人又屢次相聚。但二少奶奶一遭就要敲楊三這般的竹槓，也有一個用意，因她曉得楊三的脾氣，素來沒有恒心。在未到手的時候，連性命都肯犧牲。及至到手之後，也就隨隨便便，不在意中。果然被她料個正著，楊三與她起初熱心，日久漸疏。一過數月，竟絕跡不來。二少奶奶橫豎十萬元已經到手，來不來也不在她心上。不過那小房子內佈置頗好，不忍退租，預備留為日後再同別人相與之用，如今果得免卻一番手續。當時二少奶奶提起這間房子，金阿姐又想起了楊三太太，笑說：「他家三太太，也是這時候同我相識的。現在三老爺雖已和你斷絕了，三太太卻同我相交得頗為密切，你們倆不是也軋得很要好的姊妹淘麼？近日她也在那裡想……」說到這裡，突然住口。二少奶奶卻已聽進心上，接口說：「莫非她也在那裡想轉這人的念頭嗎？」

金阿姐笑了一笑，二少奶奶忙說：「你千萬莫將我這件事告訴她知道，她若托你什麼，你也休得睬她，不論她答應你多少錢，我都可以照數認給你的。」金阿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既然幫了你，還肯替別人出力嗎，你請放心。」二少奶奶大喜。這夜阿姐悄悄對如玉說：「二少奶奶請到她新馬路小房子中去呢。」如玉笑問：「你得了她多少好處？」金阿姐也笑道：「你休管我得多少好處，你的好處都在後頭，現在我不過啃你的一點兒元寶邊，日後金的玉的，盡你撈摸，那才得真正好處，我老太婆可輪不著分毫餘利呢。」如玉笑了。金阿姐又道：「你可曉得現在我竭力為你出力，都為著日後我女兒終身的緣故，你將來尚若負心於我女兒，可就萬分對我不起了。」如玉默然，不敢接她的口。金阿姐又問如玉：「明夜可有工夫？」如玉說：「我近來並無別的去處，沒一夜不是閒著。」

金阿姐道：「如此我明夜伴著二少奶奶，一同到月仙舞台來看戲。看完戲，我與她先到新馬路等你，你卸了妝就來。她從前和楊老三借的那間小房子的門口，大約你也認得罷？」如玉道：「認誰認得，只是沒進去過，恐其有錯，最好你在門口候我片刻，就萬無一失了。」金阿姐說：「也罷。看我女兒的面上，只好苦我老太婆一夜了。」這邊秘密談判既妥，如玉同二少奶奶覷面，彼此微微一笑，算打了個心照，餘人都沒用心，也不曾瞧出他們的痕跡。內中惟有楊三太太最為著意，她於如玉的一舉一動，無不細心研究，無端見如玉同金阿姐一度密談之後，忽向二少奶奶一笑傳情，豈有不懷疑於心之理。當時就問金阿姐：「你適才和如玉講些什

話？」

金阿姐因眼前正為二少奶著意進行之際，不便插入第三人，更兼四千元謝儀，還未到手，雖明曉得三太太也是一個好戶頭，老古話說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只消常把如玉掐在手中，盡可慢慢的算計他們，故此捏了一片鬼話，假說如玉托我做的衣裳，有幾段衣料還缺少些，故同他商量添補等語，將三太太搪塞過去。那方面二少奶也刻刻用心，見三太太同金阿姐密密交談，心中不免大啟疑竇，又暗地問她：「三太太同你談些什麼？」金阿姐便利用這時機，施展她敲竹槓的手段，說：「她適間答應我二千塊錢，叫我請君如玉和她兩對手吃一餐半夜飯。」二少奶驚問：「你答應她了沒有？」金阿姐笑說：「我又沒問過如玉，怎好自由自主的答應。」二少奶道：「這樣你千萬不可替她去傳話。她答應你的二千元，不能叫你吃虧，準定由我來貼還你就是。」金阿姐道：「你也癡了，就讓他們吃一頓飯何妨，你又何苦賠這二千塊錢呢？」

二少奶說：「這個你不曉得的，他們怎肯吃一餐飯就算數呢，自然還有旁的陰謀，你怎能知道，我一定不讓他們兩個當面交接，你也千萬不可替他們傳話。少停回頭她，只說君如玉不肯答應就是。這二千塊和我那四千頭一併拿便了。」金阿姐三言兩語，又哄得二千元到手，心中不勝歡喜。這種買賣，著實大可幹得。比之做洋行買辦的更容易進賬，無怪她數年以來，掙起十多萬家私，都是從這上頭來的。閒言休絮，再說次日君如玉在戲台上，留心望包廂中，果見金阿姐同著她女兒，和二少奶，以及另一年輕使女，四個人占著一間花樓。那邊楊三太太同著他丈夫，和一個螟蛉兒子，三人也是一間花樓。過去幾排，便是康府中一班奶奶小姐們，也是來看他戲的。花樓中鼎足三分，電光四射，煞是可觀。如玉眼光回到二少奶這一邊，二少奶對他觚犀微露，盈盈一笑，分明有無限情緒，都在不言中流露出來。如玉恐被旁邊人瞧出痕跡，慌忙回眸他顧，及至他的戲完場，所有女客，十成中倒散其六七。如玉卸妝之後，掩到戲房門口，偷看花樓中二少奶同金阿姐母女，早已不知去向，知道他們一定先往新馬路候他去了，於是自己也即齣戲館，登包車直到新馬路二少奶那間小房子的門口，果見金阿姐倚閭而待。見他來了，說：「等殺我咧！你怎來得這般之慢？」

如玉說：「我並沒耽擱工夫呢。」金阿姐道：「別多說閒話了，樓上還有比我等得更心焦的人呢。」於是金阿姐當先引路，如玉隨在背後，登上了樓，如玉看房間內的佈置，果然華而不俗，富麗堂皇，十分考究，不覺暗暗稱贊，真可謂名下無虛。因二少奶這所小房子佈置華麗，外間大有名望。如玉久已聽得金阿姐說起，今日始身臨其地。二少奶正同金阿姐的女兒小妹，面對面橫在煙榻上。他們本聽得如玉上樓的聲音，所以不即刻起身迎接者，無非要表示她少奶奶的身份矜貴緣故。然而自己備著小房子，請不相干的男人來家相會，身份在那裡，她倒忘懷了，這都是假搭架子，拆穿不得。金阿姐見她們還橫著不動，忙說：「客人來了，你們還不起來？」

二少奶聞言，始帶笑坐起。小妹也隨著起身。如玉對二少奶微笑點頭，她二人本來沒一夜不在一處，所以今天也用不著客氣了，不過她們在外面的時候，有說有笑，很有話講，此刻竟沒一句話頭可開談判。金阿姐曉得這種談判，不是人多所開得來的，惟有一男一女，兩對手方才濟事，自己一生靠著這上頭吃飯，豈有不明白個中秘訣之理，故也不肯再做討厭人了，叫聲：「小妹，我們走罷，三太太還約著到我家裡又麻雀呢，再不回去，要給他們起疑心了。」

二少奶還叫她慢慢的走，吃了半夜點心再去不遲。金阿姐笑說：「半夜餐改日再來吃罷，今夜可有人等得不耐煩咧。」二少奶問她什麼話？金阿姐答道：「我說家裡有人等我呢？」其實她這句話，帶著雙關，二少奶也聽得出，所以笑著，讓她母女先走。金阿姐臨行時，向如玉說：「你的包車還在外面，我教小妹順便坐回去罷，免得停在門口，給認得的人見了觸目。」如玉回言使得。她們走後，二少奶便叫如玉煙榻上坐，如玉依言，二少奶笑問：「你適才可曾聽得老太婆的話麼？他說我們等得不耐煩了。」如玉笑道：「她素來就是這種脾氣，喜歡說笑話的。」

二少奶看如玉說話之間，還有幾分嫩氣，自己卻九練成鋼，比他老練得多，沉心愛其人已久，平時只能在戲台上看看，賭場中望望，格外的心熱無比，此時孤男寡女，空房對伴，並無第三人在旁邊看著，叫她如何再裝腔作勢得來，慌忙湊到如玉旁邊，執住他的雙手，假意問他吳奶奶一番事跡，然而耳鬢廝磨肌香觸鼻，如玉可不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，早已語不成句，顛倒萬千。說到後來，如玉不能講了，二少奶奶也不願意聽了，但既不說話，究竟作何勾當，做書的明白，看書的明白。若有不明白的人，也只好讓牠存疑一輩子，在下不能奉告。

當夜二少奶因恐少爺回家，故而不敢整夜的宿在外面，然而也挨到東方發白，方訂了後會之期而別。好在他兩個都是吸煙的，肚中抽飽了福壽膏，出來也不怕風吹。二少奶本有汽車，到此不能乘坐，只可坐著黃包車回去。幸虧今兒她帶著個使女來此服侍，回去也合坐一部車，兩個人偎著，不致於著冷。如玉也乘坐黃包車回家。這一宵他們此地雖暢敘幽情，盡歡而散，然而金阿姐家中一班客人，已議論紛紛，疑端百出。皆因二少奶近兩月來，風雨無阻，逢場必到，今天忽然不來，眾人好似少了什麼似的，全體為之不歡。加以他們那唯一目的君如玉，也剛在這夜不來。他平時雖也有不到之日，但今番卻揀在二少奶一天上，常言說，會做賊的會防賊，彼此都覺得事有可疑，然而卻沒人疑心到金阿姐的身上，因她同女兒小妹二人，都在家內陪著她們，並沒出去之故。內中有個陳三小姐先開口說：「奇怪了！為何花家老二，今天這時候還不來呢？」

旁邊李七太太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小姐家懂得什麼，她不來自自然有好地方適意去了。」說得眾人都笑將起來。惟有楊三太太不聲不響，一個人在旁邊轉了半天的念頭，忽然問金阿姐說：「適才你不是同她在一間花樓內看戲麼？後來她往那裡去的？」金阿姐說：「她出來坐的汽車，我同小妹坐包車往別處打了岔，又往大馬路買兩塊錢水果回來，委實不知她往那裡去的，彷彿聽她說到一個小姊妹家裡去望病呢。」三太太點點頭，又問：「你可曉得還有一個人，為什麼也不來呢？」金阿姐道：「這卻不知。」

三太太聽說，微微一笑。這一笑金阿姐雖然老奸巨滑，也被她笑得面紅耳赤起來。三太太豈有瞧不出顏色之理，當其時眾人正七張八嘴，在那裡說，這件事若教癡子知道，只恐更要癡得利害些呢。又有人說：「可惜不曉得他們現在哪裡，不然給癡子通個風，令他打門上去鬧一場，倒也有趣得很。」三太太聽他們講得，都是空頭話，自己不願意岔嘴，卻假解渾為名，把金阿姐喚到小房間內，問她你究竟可曉得花老二，今夜往哪裡去的？如玉又在哪裡？金阿姐焉肯供認，說：「我實在不知。不過他兩個奇不奇巧不巧，不先不後，偏在今夜一同不來，這樁事莫說楊三太太生疑，便是我也覺得格外的奇怪，行跡上大有可疑呢。只是他們預先在我跟前，並沒露過一點口風，叫我怎能知道。當著你三太太面前，我可以賭咒的。倘使他們兩個有什麼事情，我知道了，罰我天火燒何如？」她的意思，來天火燒了，有保險銀子賠著，又可以大獲其利呢。太太卻信以為真，說：「你既不知道，也是沒法可施的事，何用賭這般咒呢。但這件事必須設法替我打聽出來，方是道理。」金阿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